

紅色的新婚禮曲

三幕喜劇



聯柯泰耶夫 著 芳信譯

上海民書店發行



紅色的新婚曲

著原夫耶泰柯・庭蘭華聯蘇

譯 信 芳

店 書 民 國

1940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出版

每冊定價一元

原著者

華蘭庭·柯泰耶夫

翻譯者

芳

信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出版者

國民書

店

翻印

發行者

國民書

店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內四〇五號

「紅色的新婚曲」的英譯本序言

自從一九二八年，華蘭庭·柯泰耶夫的喜劇「紅色的新婚曲」初次上演以後，它就變成蘇聯的觀眾底不可否認的愛好物。它寫少共追求愛情，浪漫斯和道德的新的法則的這個可愛的誇張——在過擠的房屋的情形下，進行這個追求的誇張——空前絕後地在觀眾席上使蘇維埃的人民感到好笑。

這個劇本的人物和對話甚至是爲沒有看過它上演的千千萬萬的人們所熟習的。單莫斯科藝術劇院就把它演過七百多次；各省的無數的戲院都把它演過而且現在還在不斷地演出。

在新興的俄羅斯，就是最引人發笑的喜劇也有它的社會的意義。在這個場合下，它有雙重的意義。這劇本一方面對小資產階級的婚姻和家庭底觀念開玩笑，同時它還毫

不容情地諷刺把愛情僅認作資產階級的偏見的那蠢笨的企圖，在「紅色的新婚曲」中互相搶奪的愛情和婚姻，以及這個爭奪的輕便的解決並不是蘇聯的家庭關係的現實主義的畫面。當丈夫或是妻子可以任意結束一樁婚姻的時候，對於這個自由有着社會的和道德的限制，而這限制並不為法律所規定，但是一樣地有束縛的力量。

一九二七年和二八年間寫成的，「紅色的新婚曲」中的情節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最後幾年中顯露出來。主要的角色都是少共團的團員。這個劇本有一個快活的證明，證明着這些熱誠而年青的馬克斯和列寧的信徒是完全有人性的，較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下的少年，並不可避免愛情的刺激和推動。

柯泰耶夫是在一八九七年載奧沙出世的，他是一個教員的兒子。九歲的那一年，他開始寫詩；到十六歲，他在載奧沙的報紙上發表他的詩篇。可是，他的第一個集子沒有出現，直到一九二三年，革命的六年以後這是一個短篇小說的集子。在革命的內戰的幾年中，他作為新聞記者和文學宣傳員而工作。以文學宣傳員的資格，照他自己所詳說的那

麼，柯泰耶夫發展了顯出在這個劇本和多數他的其他的作品中的那種諷刺的筆觸。

他的第一個劇本，在莫斯科藝術劇院上演的，是把他的小說「盜用公款的人們」改編的，幾年以前，這本小說的英譯本得到過重要的風行。繼這個劇本而寫的就是「先鋒隊」這是在莫斯科的瓦克坦哥夫劇場上演的。一九二八年的冬末，莫斯科藝術劇院底「小舞台」——那個名劇院的一個實驗小劇場——上演了「紅色的新婚曲。」以後，這個劇本才正式地搬上莫斯科藝術劇院。

自後，除了許多短篇小說，散記和政治的論文以外，柯泰耶夫發表了劇本「無數的苦難」小說「前進吧，哦，時間」以及用這小說的同樣的題名的劇本，還有一個劇本叫作「花舖的路」最近曾在瓦克坦哥夫劇場上演。幾個他的劇本，尤其是「紅色的新婚曲」曾在國外成功地演出了。

猶金尼·李央斯

紅色的新婚曲

人物

瓦西亞 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一個思想嚴肅的少年工人，態度直率而單純，真誠而不浮滑。
阿伯拉姆 他也是青年團的團員；瓦西亞的同學的人和最親切的夥伴，但是他有輕浮的世俗的嗜好，這是和瓦西亞的真正的嚴肅成對照的。

唐琳亞（她的全名是安唐琳亞，凱茨尼佐瓦）青年團的一個思想嚴肅的團員，她輕視女性的輕浮並且她決意去和世界上的任何男子一樣吃苦和有用；她不知道並且不偏重她的好看的容貌。

露蒂蜜娜 一個真正的女性的姑娘，不是屬於青年團的，主要地看重她自己的美麗的面孔，家庭的舒服和男朋友們。

弗萊佛斯同志 一個老布爾雪維克黨員，比這四個少年更聰明而且更有經驗，但是同他們全

很要好。

愛米達 一個大衆的詩人；一個高大的，有金色頭髮的，笨重的巨人，與其說像一個詩人，不如說

是一個碼頭工人。

也有青年團的男女團員們，他們在到處鬧着玩兒，並且帶着醉意把馬克斯和禾得卡酒混合起
來。

時間

現代。

地點

莫斯科。

第一幕

佈景

在莫斯科一所過擠的嘈雜的，歸市政府管的住宅裏的一個典型的房間，像倉庫一樣，滿是灰塵和雜亂。一扇傾倒的門在右邊，後面。

在一個基角裏，放有一張頹敗的，有條紋的彈簧的墊褥，用四塊磚頭撐起來，在晚上這是一張床，在白天，這是一張沙發。在這張墊褥上，一個可怕的枕頭放在一張發霉的被褥上，沒有枕頭套子。在臨時的臥榻旁邊，有一條古老的長凳。掛在牆上的一條椅子和一隻粗陋的，家庭製的無縫電線，是這個基角的惟一的裝飾品，這是瓦西亞的。

在房間的那邊的阿伯拉姆的基角只有一堆書籍，紙張和小冊子，還有幾隻在牆上掛衣服的釘子。

前面的一邊是一隻不乾淨的鐵盆，從天花板的中央，懸着一隻孤淒的，沒有燈罩的電燈泡，當到以後做戲的時候，這燈泡照射在房間裏並且銳利地顯出這房間的混亂的窮困。

就在電燈底下，有一條笨重的公園中用的長椅，這一定是費了英雄般的氣力才把它拖到這兒來的，縮寫的字母和一顆巨大的，刻成的心顯出它的更早的經歷。在長椅上放有一卷非常厚的列寧全集，白天使可憐的阿伯拉姆的頭腦用昏，晚上却把它當作一個枕頭使用。

房間裏的一扇窗上有一塊破玻璃，塞着一塊破布並且掛着一段剩下的粗臘腸，這一扇窗是在前面，左邊，面對着觀眾。

當幕開時，房間完全是黑暗的，除了一盞閃爍的街燈通過窗戶漏進來的光綫以外。

露蒂蜜娜的糖似的聲音和瓦西亞的焦急的聲音，從舞台的遠處，門後面的走廊傳來。

瓦西亞 這邊，露蒂蜜娜，這邊。別在走廊裏邊迷路。

露蒂蜜娜 見鬼！我的裙子給什麼東西攀住了。

瓦西亞 哦，這不過是腳踏車。這兒，拉住我罷！

露蒂蜜娜 倒霉！小貓，多坍台。你的走廊就有兩里路長，可是裏頭連一盞燈也沒有。

瓦西亞 燈泡在上星期裏邊給爆壞了。

露蒂蜜娜 一個月賺九十個盧布，你不能買一隻新的嗎？

瓦西亞 我沒有想到它。當心那兒的碗碟廚。不知怎麼地，我沒有工夫去買。我白天做工，晚上讀書……進去罷。

（瓦西亞登場，露蒂蜜娜跟住他。瓦西亞所穿的很不舒適的衣服和他的自然的嚴肅的志趣不相調和。他的虛華的蛱蝶式的領結，發亮的綁腿布，黏貼的分得很好的頭髮，半軍式的便帽，燙得很平的上衣顯然地都是露蒂蜜娜的所爲。可是，這位年青姑娘的富有女性的刺激性的衣服是她的性格底要素。露蒂蜜娜是像小貓似地美麗。）

露蒂蜜娜 寶貝，以前就沒有人得閑去好好地鼓勵你。你等着罷，我的親愛的丈夫；現在我要監督你了。

瓦西亞 不錯。監督我。逼我去工作。所以我們要到婚姻註冊局去簽字。你留心走。等一等，

我就開燈。這間屋子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不過傢具真是太少了，你知道。

（他顫躍地和神經質地摸索那懸着的燈。）

露蒂蜜娜 我真急死了，要看一看你的住處是怎麼的。

瓦西亞 倒罷，我找不到那隻鬼燈。阿伯拉姆，你在家嗎？

露蒂蜜娜 嘎——你不是一個人住在這兒嗎？

瓦西亞 嘎……嘎……我忘了預先告訴你。但是阿伯拉姆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你別

擔心，露蒂蜜娜寶貝。

露蒂蜜娜 原來你有一個同屋的人！這件結婚的禮物才妙哪！我猜想這個同屋的人是結了婚的！

瓦西亞 誰？阿伯拉姆結了婚嗎？沒有——他是一個決心不討親的人。

露蒂蜜娜 可是他知道我們結了婚嗎？

瓦西亞 嘎……他還不知道。但是這沒有關係。他會很快活的。你相信我的話罷。你聽着

好了，他會快活得跳起來的。

露蒂蜜娜（責備地）哦，瓦亞……

瓦西亞 真地現在……他馬上就要到這兒來，我立刻就要把一切的事情告訴他：這樣……我們結婚了……沒有什麼可怕。最要緊的是，你可別心煩，露蒂蜜娜寶貝。實在，他是難得在家的。那盞鬼燈到底在那兒呀！他不過睡在這兒罷了，明白嗎？別擔心；我們總有辦法。對啦，燈在這兒了。（他扭開燈，現出着狼藉的房間，和他們的衣裳的整潔成對照。）當然，我們不能說這個房間是怎樣的漂亮。最麻煩的是，你瞧，傢俱真是太不夠了。對啦，露蒂蜜娜寶貝，這個房間怎麼樣？

露蒂蜜娜 乾淨得像一個豬欄似的！多麼冷呀！

瓦西亞 那是因為窗子沒有塗油灰的緣故。冷氣進來了。但是你聽我說，露蒂蜜娜，最要緊的是——你別害怕。我們會把一切都佈置好的。等住一些日子；我們慢慢地會把東西弄來的。我們會把窗子上的油灰塗起來；我們會給走廊裏頭買一盞燈；我們會

打掃地板。什麼事情都會弄得不錯的。

露蒂蜜娜 原來你跟你的同屋的人真住在這個……馬房裏嗎？

瓦西亞 （沒有神氣地）噓……

露蒂蜜娜 你在什麼上面睡覺？

瓦西亞 我？我睡在這個……噯……楊上面。可是他睡在長椅子上面。但是無論你信不信，這真是一張很舒服的長椅子。它是從清潔池塘公園裏給搬來的。你別擔心，親愛的露蒂蜜娜。如果你喜歡的話，我要開無綫電了。這是我自己做的。它能夠收到長距離的播音……很長……我能夠收到柏林的播音，和一切甚麼的。親愛的露蒂蜜娜，幹嗎你不說話呢？你不要對我說話嗎？

露蒂蜜娜 你去對你的無綫電說罷。我不是放音機。別說笑話，我覺得一個月賺九十個盧布，我們可以買好幾件東西的。你的棉被在那兒？

瓦西亞 沒有棉被。

露蒂蜜娜 你用什麼蓋呢？

瓦西亞 我用大衣蓋。你別擔心；這是用棉花鋪的。

露蒂蜜娜 你的腦袋是用棉花鋪的。我不看見這個地方豈不是好嗎？「親愛的露蒂蜜娜，親愛的露蒂蜜娜！」可是他所有的只是一個枕頭而給我們倆用！這是一個什麼枕頭！提起它來，好像這是一隻死老鼠似的。」這種枕頭是你摸也不要摸的。你跟你的同屋的人怎樣安排在這兒睡的呢？

瓦西亞 我們安排得很不錯。我們輪流來。一天我枕枕頭，他就枕列寧，可是下一天他枕枕頭，我就枕列寧。

露蒂蜜娜 並且到處都髒。髒髒髒！一個十足的豬欄。請你看這兒的骯髒。我敢說你整有一年不會打掃過這個房間。

瓦西亞（觸怒）就在兩星期以前，我還親自打掃過這個房間。

露蒂蜜娜 你有一個打氣爐沒有？

瓦西亞 沒有打氣爐……

露蒂蜜娜 聽你這麼說才叫人開心呢。你等着罷，我的親愛的丈夫。（憤怒地在房裏走，並

且像一個將軍佈置他的軍隊似地行動着。）我要把床放在那兒！把桌子放在這兒！椅子

放在那兒！還有別的椅子放在這兒！就這樣！這兒一隻凳子！這兒一個架子！

瓦西亞 不錯，你真是一個主婦，一個終身的伴侶。正是我所需要的！

露蒂蜜娜 把盤子放在這兒並且把窗簾掛在那兒。

瓦西亞 對啦，至於窗簾，我覺得一點兒沒有用處。到底，這是小資產階級的，中產階級的

……

露蒂蜜娜 什麼好罷，如果那是小資產階級的，那麼你不必跟我去登記。你最好不要開

口。（重新指揮着）這兒我們放裝磁器的壁廚。就這樣！呀哈！你在這兒等一等，我跑

到我的姊妹的家裏去拿幾件東西來。到底，你不希望我睡在這個馬房裏。有一把掃

帚沒有？

瓦西亞 沒有。

露蒂蜜娜 找一把去明白嗎？我去了的時候，你得把地掃掃乾淨。

瓦西亞 是的。

露蒂蜜娜 小貓……你愛我嗎？

瓦西亞 一百分的愛你。

露蒂蜜娜 那麼親我的小鼻尖兒。

瓦西亞 親愛的露蒂蜜娜！（攔住她在他的懷裏）

露蒂蜜娜 嘶嘶嘶……你發瘋了嗎？讓我走！（怕羞地掙扎）

瓦西亞 親愛的露蒂蜜娜……喂！幹嗎你不肯呢？

露蒂蜜娜 因為！再會，好人兒。記住，地板一定要掃得一點兒灰塵沒有。

（露蒂蜜娜退場。）

瓦西亞 好人兒？我現在算是做了一個「好人兒」了。結婚有意思，見他媽的鬼！（搗擊